

失落的

A 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beard is looking through a translucent, draped fabric. He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red and white graphic element that looks like a stylized letter 'D' or a decorative frame.

一个丈夫的内疚

〔苏〕谢尔盖·库鲁基林 著
黄毓麟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爱

失落的爱

〔苏〕谢尔盖·库鲁基林 著

黄毓麟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失 落 的 爱

——一个丈夫的内疚

〔苏〕谢尔盖·库鲁基林 著

黄毓麟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12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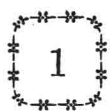
印数：1—4,400册

*

ISBN 7-5378-0131-2

I·137

定价：2.80元



伊万·安东诺维奇下意识地弯下身子，从地上拾起一朵被人踩在泥土里的铃兰花。眼前四下里繁花吐艳，五彩缤纷——有田间野生的和花园里种植的花儿。繁花点点，多得把一片莹地山冈都掩映住了。远处一小块土地上筑起了严严实实的一圈篱笆，竖立了许多墓碑。

伊万·安东诺维奇摆弄着拿在手中的铃兰花，他对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尚未完全清醒过来。被鞋底踩坏的小铃兰花儿已经不呈圆形，给压扁了。花瓣被泥土弄得污迹斑斑。“她生前喜欢铃兰！”伊万·安东诺维奇手里拿着压坏了的小花儿，抖掉花瓣上的泥土，小心翼翼地放在妻子的墓前。

墓地的小径上有人大声喊道：

“伊万·安东诺维奇！过来吧，别捧着，我们都在这里呢！”

可是因为小径两旁的丁香树枝茂叶盛，因此看不清是谁在叫他，再说他也没有听清人家说的话，也许，是在叫别人呢！伊万·安东诺维奇思念着妻子：“正好，列娜是春天离开人间的，这时正值百花盛开的时候。”

“她死啦！”突然这个思想使他为之一惊。

死总不是件好事，尤其在春天万物复苏的季节，死亡更属反常。可是列娜给自己选择了春季离开人间。

她不愿别人在她的墓前献上纸花圈。

“把这些花圈放放好。”昔日她在墓地游玩时，指着已经生锈的花圈架，上面系着一小块褪了色的缎带和纸扎的叶子说道，并且神情忧伤。“夏季受到阳光照射，冬季由于白雪皑皑……纸花的色泽消失了，随风飘扬的缎带也褪去了鲜艳的色彩。唉！”列娜心里一阵不悦，身体哆嗦起来，接着低声说道：

“我可不愿意在冬天离开人间……人们不喜欢冬天。我也不愿在秋天死去……如果真的轮到我去死，那么最好在春天……”

当时伊万·安东诺维奇听了妻子这番话并不介意，因为众所周知，女人的心都是多情善感的。至于在你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或者一束纸花，有什么区别呢？谁知道！可是眼前只要回忆起这段往事就使他震惊不已。列娜正是在她欢喜的那个季节去世的，她自己选择了这个时刻去世，这使他大为吃惊。她——离开了人间，而他还活着，伫立在她的墓前，陷于沉思：“让那些缎带褪色吧！让那些花圈生锈吧！只要能看到这个春天，还有那秋天，冬天……再一个冬天……”

他思忖着，自己活在人间，能够看到鲜花怒放，能够看到小径两旁的丁香盛开。他为阳光普照大地而欣喜，为蜜蜂嗡嗡来回飞翔，为白嘴鸦的鸣叫而欣慰，这股思绪赋予他生的力量。

伊万·安东诺维奇回过身，向公墓出口处走去，那儿刚才有人在呼喊他。

2 ……她缓慢地、痛苦地离开了人世。尽管她受到病痛折磨，但是在弥留之际，神志仍然很清醒。她一直希望自己的病情会好转，而伊万·安东诺维奇也抱着同样的希望。给她治病的是位有经验的老大夫，而所用的药物，国产的和进口的，一应俱全。因此，大家都对她抱着生的希望。只是在一星期以前，按常规刚给她施行过人工呼吸，就把她转移到单间病室，她意识到这下完了。而他也立刻明白，刚才住院医师办公室里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妻子住在一层楼的单间病室里是怎么回事了。

列娜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可是身体羸弱。他在她身旁坐了下来，她握住了他的手，说她快要离开人间了。他竭力安慰她，想劝说几句。说他见到了医学教授，后者向他担保，说做了手术以后情况定会好转，会康复的。他说这些话时连自己也缺乏信心。因为伊万急于去探望妻子，因此没有顾得上看一眼医生说话时的神色。医生的一片“担保”之词，对伊万说来可是一番令人欣喜的话。而列娜很明白，结果发生了不令人满意的事。但是这种不满意的事只有他感受到，而她没有讲，她并不在意丈夫编的一片谎言。她老是喋喋不休地对他说啊说啊。一会儿提到他们的儿子米沙，希望丈夫爱怜他，悉心照顾他；一会儿又为往日那些小事请求丈夫对她宽恕，这些事伊万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忽儿又急于跟他解释，断断续续地，说该给她穿什么衣服，该怎么穿。

“这样我就放心了……没有牵挂了。”列娜说道。

她不时地用手擦擦嘴唇，她瘦骨嶙峋，说真的，骨瘦如柴啊！可是身上盖着床单，谁能看清呢？

“你瞧，这头发……这哪儿是头发啊，是一根根麦秆。我的面纱搁到哪里去了……雪青色的面纱？你找一找，让卡佳给我戴上。”

她随即把手从他握着的手中抽出来，用手把头发弄弄服贴，整理整理。稍为梳整一下以后，又重提面纱的事。伊万·安东诺维奇为妻子患病担惊受怕，但又无能为力，折腾得全身瑟瑟发冷。他把妻子干枯又瘦削的双手夹在自己的双膝之间，目光注视着亲爱的，但却变得几乎认不出来的妻子的面庞，心里想着自然界的规律：可见，生与死都是人间痛苦的事。当一个人呱呱坠地来到人间时，人们在他身体上裹上一块白布；而临终时，人们又给他裹上一块掩尸白布。孩子初生时是红色的小东西，正象祖辈们说的，人们喜欢红颜色。

就说列娜吧，她一生简朴，从来不讲究自己的服饰打扮，可是这回儿却一反常态，竟然关心起临终时的衣着来了。的确，从她的头发看得出她已经衰老了。几乎是从战争时期起，她已经开始染发。一头散抹花似的头发蓬松着。眼下她在医院里卧床已经历时三个月，头发长长了，长得象件玄狐皮大衣上的皮毛：从发根起是白头发，而有一绺鬓发却是染过的。正因如此，她才要用面纱把头发统统罩住。雪青色的面纱……可是伊万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列娜什么时候戴过这种面纱。当他们在病房里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甚至打算问问她，面纱放在哪里。可是列娜那双疲惫不堪的双眼紧闭着，把脸转向一边。

伊万·安东诺维奇终究没有完成妻子对他提的最后一次要求。他忐忑不安，仿佛他不愿去实现她的意愿，事实上他

确实找不到那块面纱啊！

无论伊万，或者列娜，他们都不是市侩气十足的庸夫俗子。然而，他们在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也积攒了这么多破旧衣服，因此有必要把那些陈旧过时的破烂清理一下，从他们的寓所弄走。贮藏室里还放着一只箱子，这是外祖母阿列芙齐娜的纪念物，她是列娜的母亲。这只古老的箱子，木板已经干裂，外祖母生前用它当眠床：战时他们住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老太太就睡在箱子上面。现在这只箱子里塞满了压根儿不穿的衣裙和衬衫，可是若把它扔掉，列娜又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惆怅。衣橱里挂着套上玻璃纸包装袋的伊万·安东诺维奇的西服、皮大衣、围巾以及其它各种衣服。列娜为儿子妥善保存了这些衣服，因为米沙长得比他的同龄人都快，因此每年得给他添置新装。

那天，伊万·安东诺维奇从医院里回来，他翻箱倒柜，把每只衣袋全都翻遍了，可是仍找不到列娜提到的雪青色面纱。后来他走进服饰用品商店，花了二十卢布买了一块威尼斯式的丝质头巾。在他一生中甚至连只值几个戈比的头巾也没有给她买过，而这一回他舍得给她买这么昂贵的头巾。过去他不买未必是他吝啬，爱钱如命，只是因为列娜从来不戴头饰。比如说，有些妇女戴上帽子，围上色泽鲜艳的头巾，或者戴着毛茸茸的无檐帽。而她既未戴过色彩鲜亮明快的头巾，也没有看上去挺俗气的日用装饰品。盛夏酷暑或者严冬腊月她经常在头上缠上一块极其朴素的——只有两三种颜色的——头帕。现在他给她买了一条价格昂贵的丝质头帕，她看到以后，莞尔一笑，说道：

“只有十八年华的摩登女郎才戴它！”

她原先头上包了一条老式的头帕，她又给自己包上这条威尼斯式的头帕。——谢天谢地，虽然她已经不是妙龄少女，而是年逾花甲的老妇人，她终于用上了这块新头帕。

伊万·安东诺维奇沉浸在悲痛中，不知不觉地他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走到公墓的小径上。

公墓的小径上岑寂，空落落地，无人行走。因为昨天早晨下了一场大雨，柏油路面上出现了一个个水洼。尽管已近黄昏，可是从水洼中仍映出了五月间太阳的余辉。水面上的太阳折射光点照得他的眼睛睁不开，眯成一条缝。

伊万·安东诺维奇戴上帽，在葬礼进行时，这顶帽子他一直久久地拿在手里。他环顾四周。

靠近墓地的围墙那儿，在枝繁叶茂的桦树林里响起了一阵白嘴鸦的啼叫声。伊万·安东诺维奇住步不前，又一次回头向墓地瞥了一眼，那里有他安息着的妻子。可是因为丁香花树丛挡住了他的视线，看不清那里的新莹地。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一擦镜片，又用手帕擦了擦失眠的双眼，然后重新戴上眼镜，朝出口处走去。

米沙在大门口等着他。

“爸爸，大家已经等了好久了……”儿子挽起父亲的手，一起走出边门，因为大门已经关上了。

边门附近售花亭的背荫处站着一些送葬的人们，人不多——十来位。其中有伊万的同事，他们家中的常客；列娜的两

个姐姐——叶卡捷琳娜和玛丽雅偕同丈夫和他们的孩子们；伊万在设计院的老同事安德烈·奥列霍夫斯基；还有露扎——与其说是儿子的未婚妻，不如说……谁知道他们的关系——难道你能了解当今的年轻人，他们怎样相爱，怎样生活？

同事们抽着烟，神情严肃地交谈着。唯独列夫·阿尔卡吉耶维奇·麦津采夫自个儿悲痛地站在一边。他惘然若失，忧伤地注视着走出边门的伊万·安东诺维奇。麦津采夫理解朋友的心情，因为两年前他本人也遭到丧妻之痛，至今他仍孑然一身，孤寂地度着自己的余生。

一看到伊万走出边门，所有等他的人们开始朝他走过去，气氛活跃起来了。只有列娜的姐姐叶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她体态肥胖，一件锦纶防水布雨衣紧裹住她那高大的身躯。她两手交叉在胸前，仰望着一群从铁栏杆到树丛来回飞翔的乌鸦。她的眼神里既没有惋惜，也看不到失去亲人的悲戚心情。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深深刺伤了伊万的心灵。他咬紧双唇，竭力克制住内心的悲痛，冷酷地思忖着：这个卡佳^①比列娜整整大十岁。一辈子哎哟哎哟地呻吟，抱怨自己身体不好，然而她倒活着，而她，列娜……

伊万·安东诺维奇的眼睛又湿润了，为了掩饰自己一时脆弱的心情，他又擦了擦眼镜片。

麦津采夫朝伊万走了过去。

“大家都坐车走！”他点头招呼同事们。

于是，男人们扔下烟头，不慌不忙地朝公路鱼贯而行，汽车正停在那里呢。

^①卡佳，是叶卡捷琳娜的小名。

“给乐师付了工钱吗？”伊万·安东诺维奇关心地问。

“已经付了，”麦津采夫说，“工会付的。”他微微转身，朝后点点头，因为基层工会主席谢尼亚·基利切斯基正尾随其后。这个人既不会搞设计工作，即便复制点什么，他也做得不利索。他真是个懒汉，可是大家都喜欢他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

“为什么由工会付款呢？！我自己支付得起！”伊万·安东诺维奇说道。他不喜欢基利切斯基这个人，觉得他不可靠，废话连篇。当然啰，对他持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他年近四十，还打着光棍过日子，打扮得年轻轻地，赶着时髦，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午休时常常在设计院的庭院里踢足球，因此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爱谢皮奥^①。

公路旁停着一辆里加大客车、两辆出租汽车，还有一辆是列夫·阿尔卡吉耶维奇·麦津采夫的“伏尔加”轿车。男人们走在妇女前头，一个个上了大客车；叶卡捷琳娜和玛丽雅两对夫妇钻进一辆出租汽车；他们的儿子，还有露扎和米沙进了另一辆出租汽车。麦津采夫一直挽住伊万的手臂，领他到自己的“伏尔加”车前。

“我们一起乘坐这辆。”他开了后车门。

“谢谢，列夫·阿尔卡吉耶维奇……我心里闷得难受。您坐车走吧！我步行回去。”

列夫·阿尔卡吉耶维奇不甚满意他的话，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但是不再劝他一起驱车回去。他理解伊万的心情，于是关上后车门，走到司机座旁坐了下来。“伏尔加”疾

^①爱谢皮奥，是一个无所抱负，无所作为，整天嘻嘻哈哈的人物典型。

驰在路上。车后排出了一股汽油味，直冲伊万·安东诺维奇袭来。接着出租汽车和大客车也在他身旁奔驰过去，只留下伊万孤独一人。汽车在公路上飞驰，留下一条长长的黑影。在他步行返回之前，又一次回头向公墓的大门瞥了一眼。从边门里陆陆续续又走出来一些人。“这意味着他们也是来送殡的……”伊万叹息着，脚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在公路旁缓行。



沿路几乎都是去扫墓的城里人，熙熙攘攘，拥挤不堪。他被挤到不大的一块空隙地上，在公路边走了四百米的距离，过往驶来的小轿车和大卡车不时地把路面水洼里的污水弄得到处飞溅，因此伊万·安东诺维奇只好躲到一边。可是走不多久，连空隙地也没有了，他进入市区，经过马路两旁的住宅。

行人用关切的眼光打量着他，从他的身旁走过，男孩子们追赶着球，嬉闹着，女孩子们在玩跳房子游戏，他顾不上去观察行人。辛酸的回忆把他带进了往日的时光。

战后，他们迁徙到这里的新居。不久，在他们的住房后面开出一块地。不，开掘了一道很深的沟壑，和住宅附近其他沟一样，当作倒垃圾的地方。这条阴深的沟壑几乎是一片含黏土的陡坡，在它后面绵绵延伸着一片平地。

大地啊大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那里有一座教堂——教堂的建筑已经陈旧，也不高，有许多圆顶儿掩映在一批尖屋顶中，掩映在枝繁叶茂的白柳树间。顺着那条沟壑，在村子后面透延着一条桦树林带。夏季他们都爱在这里散

步。这里，在一片稠密的白桦树林中，到处繁花缤纷，争艳吐芳。列娜叫得出各种花名，而且津津乐道每种花的来龙去脉。伊万·安东诺维奇，也许，除了叫得出洋甘菊的花名外，此外一无所知，他和儿子米沙一样，好奇地听着列娜说这说那。

冬季他们到这里来滑冰。伊万·安东诺维奇尽管年纪比他们大，但是滑得比妻子和儿子好。他们绕过河堤，绕过村落，在田间漫步。后面的农舍有一半已经堆起了雪堆，沿着缓缓的斜坡有一座农庄的大花园；花园后面又是沟壑，再远处，在后面的一小块土地上，任何时候也种不上东西，只长满了滨藜和艾蒿；花园后面还有一片小白桦树林。林间通道纵横，寂静无声，这里景色迷人，这里没有陡峭的沟壑。总之，这里一年四季都是个好地方。

有一回，“三八”妇女节前夕，米沙到这里来滑雪。返回时，他把短外衣搭在身上，因为他的短外衣下面藏着含苞未放的稠李树枝。列娜见状孩子般地欣喜雀跃，她喜欢这些树枝。她感谢儿子，热情地吻了他几下。她忙开了——拿罐子灌满水，又从厨房跑进房间，向米沙详细询问了滑雪时怎么擦伤的，在哪里折的稠李树枝。

“在我们的小树林啊，妈妈。”米沙自信地说。

“在哪个‘我们的’小树林里？”

“就是在那儿，村子后面，我们去滑雪的地方。”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滑雪？一个人去的？”

“不，我和列沙·丘普宁一起去的……妈妈，你知道吗，那里在建设一项什么工程呢。”

“你说什么？”

“某项工程，”儿子斩钉截铁地说，“运来了许多水泥柱子和水泥板，挖土机轧轧地正挖着沟呢。我们想走近挖土机看看，但是工人们不让我们过去。”

“那没关系，”母亲说道，“我们可以想办法一起去看，究竟是项什么工程。”

可是休息日他们家里来了客人，以后冰雪开始融解。他们在当月底才算找到一个合适的天气去滑雪。象往常一样，他们滑过小村庄，穿过早先公园里的小径，山雀和红脯鸟在那里自由飞翔。然后气喘吁吁地滑过一座山和遍地艾蒿的一片荒地……这里没有白桦树林，眼前是一堵水泥板砌成的高高的灰墙。围墙附近，拖拉机轮子压过的一道道痕迹历历在目，黄黏土的山峦和撒在雪地上的机油的斑斑污迹……他们沿围墙滑雪，向左面一拐，在墙上找到一个进身孔，可以窥探里面的动静。事实上，这哪儿是什么工程！可是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滑出几百米远时，围墙里响起了一阵音乐声。伊万·安东诺维奇在前头，他停下来仔细听着。无疑，里面哀乐凄婉。伊万和列娜彼此交换一下眼色，但是谁也不开口。伊万·安东诺维奇急速离开那堵围墙，拨开多茎的艾蒿，在无人踏过的土地上滑行。

他们绕过村庄，沿着小树林从山上向峡谷滑行而下。何况伊万·安东诺维奇还几次摔倒在地，在冬季压得很瓷实的硬邦邦的雪地里划出一道道很深的沟痕。米沙高兴得拍手称快，又拽着他父亲往另外一座座小山上跑。后来他们回家时，沿路又折了许多稠李树枝，并且不断地缠住母亲问道：

“这些树枝会不会开花？”

可是一路上他的父母却默默不语，也不在意儿子提的问

题。到家以后，列娜把稠李树枝插在一只花瓶里。全身乏力地瘫坐在沙发上。米沙朝母亲那儿走去，因为有个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母亲把儿子拉到跟前。

“妈妈，”他胆怯地开口了，“为什么爸爸飞快地从围墙那儿跑开？那里不是建了一个军事工程吗？”

“不是……你啊，小米沙……”她陷入沉思，究竟该不该对儿子说呢，然后叹息一声：“是这么回事，小米沙，那儿筑起一堵墙，是为了建乡村公墓。”

“建乡村公墓？！”儿子的眼睛盯住母亲问道。“妈妈，乡村公墓是什么啊？”

伊万·安东诺维奇在门厅里收拾滑雪工具，责怪地摇了摇头，说道：

“就是墓地。”

“啊——啊！”孩子不再作声了。

列娜抚摸着儿子的脑袋，忧伤地说下去：

“得啦，墓地嘛就是墓地！附近连家商店也没有，四周都是坟墓。我一旦一命呜呼，你到这个墓地上来看我倒很近。你来墓地看我吗？啊，米沙？”

“我会去的，我和爸爸一起去看你。”

“爸爸不会来的，他不久就会把我遗忘了，你不会忘记我的，是吗？”

米沙点头同意，紧紧地偎依着母亲。他还太小，一时弄不明白死是怎么回事。他的脑子里又想别的事了。

“妈妈，你看，我有道题算不出来！”

“好吧，拿给我看看……”列娜的情绪马上好起来了。她拿起习题本和一张纸，母子俩开始大声念这道题的假设条

件，然后一起演算。

伊万·安东诺维奇把滑雪工具放进储藏室，心里纳闷，列娜说的话是开玩笑呢，抑或是对他的暗示。他认为列娜和儿子这番交谈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它起到挑拨儿子来反对父亲的后果，总之，他早已考虑到这些问题——乡村公墓和墓地。

当时伊万·安东诺维奇打算和列娜谈谈。

“但是还是没有谈，”他忧郁地沿着柏油马路走着。“对，不同她谈！这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生活嘛！”他走过一幢幢大楼，这里昔日是一片土豆地。往日的空地和沟壑后面曾经是堆积垃圾的地方，春天青蛙在呱呱地不断鸣叫，现在这里建成了地铁车站，大厅里的玻璃闪烁发光。当年他们全家滑雪嬉闹的小树林，他们曾经为和悦的阳光、寒冬和白雪皑皑的景色欣喜的地方，那里……那片幸存的白桦树林现在也完全长大了。孩子们长成大人了，而父辈成了老头……

他沮丧地走在大街上，不去留意周围的过往行人。



大家在一张桌子跟前坐不开，于是从厨房里又抬来一张桌子。两张桌子在大房间里放下，也就是从列娜睡的那张长沙发到阳台门边放下。当伊万·安东诺维奇进来时，桌子已经摆好，铺上了桌布。这个布局不知怎么淡化了对列娜在这间屋子里度过最后几小时的回忆。

她是在医院里死的，可是伊万·安东诺维奇立刻把她的遗体运回家，尽管他的亲戚——叶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

夫妇一再劝说，在停尸室从简举行葬礼为宜，而且深信，把遗体运回家会引起不少的麻烦。事实上是引起了许多麻烦事。可是伊万·安东诺维奇丝毫不后悔自己的做法。他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他想，她在家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旅程，她在这间屋子里已经度过了二十个春秋，因此这是她应该享受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时刻。这不仅是她的权利，而且是赠予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某种礼物。管她喜不喜欢这屋子——她生前曾经称为小火柴盒的穿堂式的房间和几乎令她喘不过气来的小厨房。一切就这么办！同时，这里的一切——从窗帘到门厅里的衣帽架，一直到儿子长大成人和悬挂着的枝形吊灯——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贴贴，有条不紊，这都是由她的双手操办的。

她在这座房子里操劳了二十年，难道不该得到两天的安息吗？

尽管她已经停止了呼吸，闭上眼睛，但是她要 and 这所房子告别呢！要知道，这四壁的墙能听得见她的笑音话语，即使是缓慢而稀少的几声笑。伊万·安东诺维奇现在也记不起来，她最后一笑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事才笑的。也许，唯独这一回，四壁的墙没有看见，因为她在流泪。他们平静地生活着，没有冲突，没有激情。正因如此，他们的共同生活格外显得短促。

当妻子长期患病身体极度衰弱时，伊万·安东诺维奇不止一次地想过，她离去世的日子不远了。而今，当他踏入家门，一眼看见铺着桌布的桌子，仍然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手里久久地拿着帽子和手套，伫立着，以至列夫·阿尔卡吉耶维奇·麦津采夫等得不耐烦了，走近他的身旁说：